

少年時代





少年文庫

少年時代

著 托爾斯泰

譯 蔣 路

文化供應社印行

少年時代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初版

基本定價三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著者 L. 托爾斯泰

譯者 蔣路

發行人 陳立德

發行者

文化供應社

上海：武昌路四七六號
香港：皇后大道中三七號
廣州：西湖路一〇二號
桂林：中正西路三〇號

本書重要人物表

尼古拉·彼得洛維奇（尼古林珈）——書中的「我」

吳樂嘉（吳里潔瑪爾）——其兄

柳波契珈（柳巴）——其妹

爸爸

外祖母

咪咪（瑪利亞·伊凡洛芙娜）——柳波契珈的女家庭教師。

卡倩珈（卡佳）——咪咪之女

瑪莎——婢女

梨珂納——男僕，瑪莎的叔父

華西里——男僕，瑪莎的愛人

珈莎——外祖母的婢女

卡爾·伊凡雷奇——尼古拉和吳樂嘉的家庭教師，德國人。

聖·熱洛姆——繼卡爾為家庭教師的法國青年

索列契珈——外祖母的朋友華娜亨夫人的女兒

杜布珂夫與聶黑流道夫——吳樂嘉的朋友

錄 目

一	長途旅行	一
二	大雷雨	一四
三	新見解	三
四	在莫斯科	三
五	哥哥	四
六	瑪莎	四
七	沙彈	四
八	卡爾·伊凡雷奇小史	五
九	續前	五
十	續	六
十一	一分	七
十二	鑰匙	八
十三	背信者	八九
十四	昏天黑地	九
十五	非非想	九
十六	「玉不琢，不成器」	一六

十七	憎恨		一五
十八	婢女室		一九
十九	少年時代		二六
二十	吳樂嘉		三四
二十一	卡倩珈與柳波契珈		三九
二十二	爸爸		四三
二十三	外祖母		四八
二十四	我		五三
二十五	吳樂嘉的朋友們		五五
二十六	辯論		六九
二十七	友誼的開始		六九
後記			七五

第一章 長途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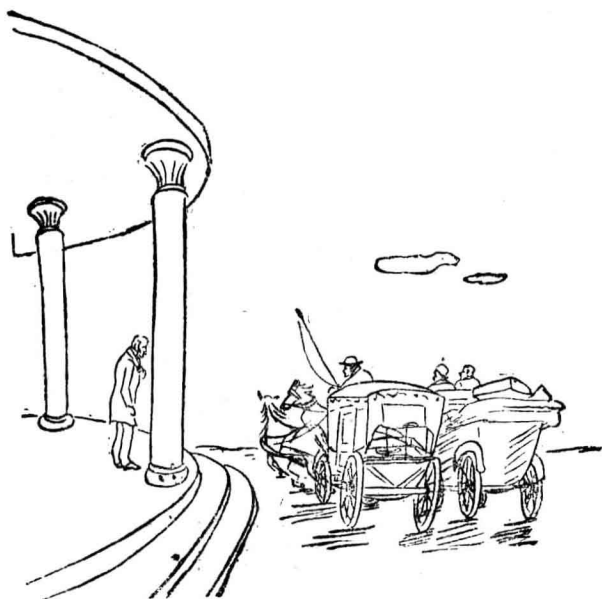
在彼得洛夫斯科耶世宅的階前，又停着兩部馬車（註）；一部是轎車，裏面坐着咪咪，卡倩珈，柳波契珈和一名婢女，管家雅珂夫則坐在車夫台上；另一部是敞車，乘的是我，吳樂嘉，以及前不久因無力繳租，來此爲僕的華西里。爸爸也要去莫斯科的，但須比我們稍晚幾天，這時他沒戴帽子，站在台階上，對着轎車的窗口和敞車劃十字：

「啊，願上帝保佑你們！勸身罷！」

雅珂夫和車夫們（我們乘的是自己的車子）也脫下帽子，劃着十字：

「唔唔！願上帝保佑罷！」

（註）小說主人公曾一度和他的哥哥等分乘兩部馬車赴莫斯科求學，後因母喪回生身村莊彼得洛夫斯科耶，喪事了結後，再去莫城，故云又停着兩部馬車。



！吧身動，們你佑保帝上願，啊

轎車和敞車開始
沿着不平的道路顛簸
起來，大路兩旁的白
樺，一株跟着一株，
從我們身邊跑過。這
時我的心思所嚮，不
念本身的處境，而只
顧沿途景物，所以並
不悲傷。到此刻為止
，沉痛的回憶還是充
滿着我的想像，但那
些令人觸景生情的事
物既然愈去愈遠，這

類回憶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很快就爲一種愉快的感情所代替了——因爲，我已經意識到那充滿着活力，充滿着新鮮和希望的人生了。

我很難得如此快活而愜意地（我不說「歡天喜地」地，無論如何，我還是差於醉心歡樂之中的）度過若干時日，像我的度過我們的四天旅行那樣。在我的眼前，既沒有了母親底私室的掩閉着的房門，那是每當我從它旁邊經過時，總不能不心驚胆顫的；又沒有了關蓋着的大鋼琴，那是人們所不惟不敢走近，而且就是看它一眼，都要感到恐懼的；喪服也不見了（我們全都穿着簡樸的旅行服裝）；一切東西，凡是叫我清晰地憶起那無法彌補的損失，並迫使我注意每一種生活現象，唯恐褻瀆那些畢生的紀念物者，都不見了。相反地，這兒有的是不斷翻新的，優美如繪的地方和事物，它們引起了，分去了我的注意，而春天的大自然更在我的心裏喚起種種愉快的感覺——滿足現狀，並對將來懷抱光明希望的愉快感覺。

一大清早，那淡漠的，同時又像人們在担任新的職務時所常見的那樣，過

於熱心的華西里，掀開被蓋，硬說一切已經準備停當，是上路的時候了。不論我怎樣緊縮着身子，怎樣巧辯和發怒，以便把早晨的甜夢再延長那怕是一刻鐘，可是，照華西里的堅決的臉色看來，他是固執已見的，他還打算把我的被蓋掀開二十次哩，我只好跳起來，跑到院子裏洗臉去了。

門口的自沸壺已經沸騰，車夫米乞喀正在像一隻下了鍋的蝦子似的，漲紅着面孔吹它。院子裏潮濕而多霧，彷彿是滯臭的糞堆上冒出的氣。愉快而明朗的陽光輝耀着東邊的天空，和院子周遭廣闊的茅棚的乾草屋頂；那屋頂，更因上面蓋滿着露珠，而射出豔麗的光彩來。拴在那屋頂下面的木槽附近的我們底馬匹，依稀可見，它們的有節奏的咀嚼聲也傳了過來。絨毛茸茸的茹契卡（註），面對着朝霞橫躺在乾糞堆上的懶洋洋地伸了伸懶腰，於是搖着尾巴，用細碎緩慢的步度，走到院子的另一端去了。愛管閑事的主婦打開軋軋作響的大門，把沉思似的牝牛趕到街上，跟睡眼惺忪的鄰人交談了幾句。街頭的脚步

（註）狗名

聲，牛羊的鳴叫聲，也已經聽得着了，飛利浦捲起襯衫袖子，用井轆轤從一口深井中拉出吊桶，把井水倒在橡樹槽裏，晶瑩的水花飛濺着。在槽旁的水潭裏，初醒的鴨子在水面撲擊着。我懷着滿足的心情，望着飛利浦的善於表情的，鬚鬚濃密的臉孔，和他那粗大的脈管與筋肉，當他用勁時，它們便在他的裸露而有力的手上，凸突地顯現出來。

咪咪跟女孩子們睡覺的屏風後面（昨晚我們曾經隔着這屏風談話）起了搔動。瑪莎（註）時時從我們旁邊跑過，手裏拿着各種東西，但她極力用衣服遮住，免得引起我們的好奇，最後，她推開房門，叫我們去喝茶。

過於熱心的華西里，不斷地跑進房裏來，時而拿出這樣，時而拿出那樣，又對我們霎眼睛，百般懇求瑪利亞·伊凡洛芙娜早點動身。馬早已套好，不時響起項鈴，以表示自己的急燥。皮箱，篋子，大小錢箱，重新給裝進車裏。我們正要依次入座，却發現敝車中的行李堆積如山，座位都找不到了，因此，我

（註）婢女名，詳見後。

們怎麼也不明白，在前天，這一切是怎樣安插下去的，也不知道現在如何坐法。特別是，車裏有一隻胡桃木做的茶葉箱子，蓋兒是三角形的，正攔在我的底下，這大大地着惱了我。然而華西里說，這是無所謂的，我不得不信服了他的話。

太陽剛剛昇到那遮蔽着東方的，密集的白色雲上面，四周萬物都閃耀着恬靜而喜悅的光輝。我周遭的一切都是這麼美妙，而我的心境又是這麼輕快而安甯啊……道路宛似一條寬大而奇怪的帶子，在那滿佈着枯萎的餘孽，萬綠因朝露而瑩然發光的田野中間，向前蜿蜒而去。路旁的蒼鬱的柳樹，或者年青的，有着帶黏性的細葉的白樺，把長長的，一動不動的陰影，投射在乾燥的黏土車轍，和路上的細小的綠草之上……車輪與頂鈴的單調的音響，並未掩沒道旁的雲雀的歌聲。我們的敞車所特有的，被蠹蝕了的呢子氣味，塵土和某種酸素的氣味，都給清晨的氣息掩蓋住了；我心裏感到一種快活的衝動，感到一種要做點什麼的慾望——這是真正快樂的表徵。

在旅館時，我沒有來得及禱告；但因我已經屢次注意到：有一天，我因為有事，忘了履行這個儀式，結果便發生一樁不幸，所以我就努力改正自己的錯誤：我脫下遮陽帽，轉向車子的角落唸祈禱文，又在上衣底下劃十字，爲的不叫人瞧見。然而千百種各種各樣的事物既是吸引着我的注意，我其實只是漫不經心地幾次三番重複那同一句祈禱文罷了。

在那蜿蜒於大路附近的人行小徑上，有些人影在徐徐地移動着：這些女巡禮者，她們的頭上包着骯髒的頭巾，背上白樺樹皮做的背囊，兩腳繫着污穢破爛的綁腿，穿的是笨重的草鞋。她們合拍地揮動着手杖，不望我們一眼，以緩慢而沉重的步態，一個跟一個地向前行進，於是我心裏發生這麼些問題：她們上那兒去？去做什麼？她們的旅行會繼續很久嗎？她們投落在道路上的長長的陰影，是否很快就跟那楊柳的陰影合而爲一呢，既然她們是要從那樹旁走過的？啊！那邊又有一部四駕貨車，正在疾速地迎面駛來哩。在距離兩阿爾申（註）

（註）一阿爾申合〇・七二公尺

的地方。車上的人親熱地，好奇地望望我們，不過兩秒鐘，就已經一閃而過了；不知爲什麼。我很奇怪地認爲，這些人跟我，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而且，我或許再也不會見到他們了。

那兒，在大路旁邊，兩匹汗流夾背的，毛茸茸的馬馳騁着，頸圈上套着挽索，後面那一匹的鬃毛上掛着彎弓，項鈴不時作響（却很難聽得出來），一個年輕的車夫騎在它的背上，一雙穿着大馬靴的長脚吊在馬的兩邊，他把頭上的氈帽往一隻耳朵上一拉，就扯長嗓音唱起一支冗長的歌曲來。那種悠閒自得，落拓不羈的態度，叫我認爲，身爲車夫，一壁驅車歸村，一壁唱憂鬱之歌，真是最上的幸福了。那邊，在山谷背後的遠處，鄉村教堂的綠色屋頂直指着明朗蔚藍的天空；那邊是一個村落，是地主住宅的赤色屋頂，是翠綠的花園。這屋子裏住的是誰？那兒有沒有孩子，父母，教師？爲什麼我們不到這所屋子裏去，跟主人們結識結識？

少頃，又有一長列大貨車，每部車上套着三匹肥壯粗腿的馬，從我們身邊

駛過。「你們運的什麼？」華西里問第一個車夫，那人從橫木上放下那雙大腳，然後揮動鞭子，用凝神而呆笨的眼光，長久地注視着我們，他回答了些什麼，卻不會聽得清楚。「裝的什麼貨？」華西里向另一部貨車問道，在它的椅子似的前台上面，一張簇新的草蓆底下，躺着另一個車夫。他那有着紅臉和淡紅顎鬚的亞蘇色的腦袋，從草蓆下面探出一忽兒，用冷淡而鄙夷的眼光瞧了瞧我們的敞車，又躲進去了——於是我想，這些車夫定然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我們從哪兒來，上哪兒去罷？……

我沉浸在各種觀察之中，有一個半鐘頭之久，所以沒有留意表示路程的斜體數字。可是，陽光更益灼熱地晒着我的頭和背，路上的塵埃也更多了，那茶葉箱子的三角形蓋兒大大地着惱了我，我三番五次地更換座位：我感覺炎熱，難過和無聊。於是我把全部注意都轉向計程碑以及記在碑上的數字，作着各種數學計算，推測我可能抵達驛站的時間。「十二是三十六的三分之一，而到利比茲是四十一維爾斯他（註二），那末我們走過三分之一零多少呢？」以及諸

如此類。

「華西里，」當我發覺他在車夫台上開始「鈴魚」（註二）時，說。「讓我坐到車夫台上去罷，親愛的。」

華西里同意了。我們換了位置，他立刻就打起駝來，而車子裏有他橫躺着，早已沒有別人的地盤了。從我所佔住的高處看去，前面正展開一幅最美妙的畫圖：那是我們的四匹馬，列魯欽斯卡雅，吉雅却克，列瓦亞·郭林拉雅，以及阿卜且卡里，每匹馬的性情的細尾末節，及其相互間的差異，都是經我研究過來的。

「爲什麼今天吉雅却克套在右邊，而不套在左邊呢，飛利浦？」我有點羞怯地發問。

「吉雅却克？」

（註一）一維爾斯他合一〇六七公里

（註二）打瞌睡